

中国城乡老年人居住的家庭类型研究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王 跃 生

【摘 要】201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第一次降至 50% 以下,表明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同居共爨已不占多数,但城乡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存在差异。老年人独居、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是目前两种并存的方式,表现出“传统”和“现代”居制交织的特征。但无论城乡,老年人独居均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老年人口中,高龄、丧偶和无生活自理能力者与已婚子女同住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不过独居也较 2000 年之前明显提升。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选择与养老保障方式有很大关系,并成为城乡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城乡老年人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农村老年群体对小家庭的提升作用明显。文章认为,老年人独居增多对社会养老服务建设和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老年人与子孙的亲情沟通不能忽视。

【关键词】老年人 家庭类型 人口普查 居住安排

【作 者】王跃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引 言

中国自 200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以较快速度增长和扩大,其居住家庭类型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和晚年生活质量。那么,目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所居住的家庭类型及其构成有哪些新的变化? 特征是什么? 存在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拟以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为基础对此进行分析;同时结合 2000 年及之前人口普查数据,从全国整体和城乡视角认识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变动趋势,探寻完善现行养老制度、改进居家养老老年人生存环境的途径。

中国当代老年人多以居家方式养老(而非机构养老),这种格局还将延续下去。对居家老年人来说,其生活单位有两大类,一是与子女等直系亲属(子女)共同居住,另一是单独居住。老年人在何种家庭中生活,既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有被动接受的表现。主动选择具

有“偏好”意义。这两种行为趋向有传统与现代之别。相对来说,传统时代,老年人更希望的多代同居的家庭中生活,以获得基本生存保障条件;当代老年人自我赡养能力提高,“独居”意识增强。无论家庭居住类型是老年人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均为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 研究回顾

最近 10 年,对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颇受学界重视。已有文献的主要发现和认识是:(1)老年人与子女同居为主,但单独生活增加。郭志刚(2008)依据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多数老年人口仍与后代一起居住,但“空巢”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2)城乡老年人居住方式的构成有别。王跃生(2012)依据“七省区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城市形成老年人独立居住和与子女共同居住并存的格局;农村老年人则以与子女同居共爨为主、单独居住为辅。(3)老年人居住方式因个人因素不同而有差异。若林敬子、冯文猛(2008)有关中国云南等 6 省的调查表明,对老人居住形态产生影响的变量为老人目前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情况和老人是否对子女提供帮助等。丧偶、家庭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与家人居住的发生比更高。焦开山(2013)基于 22 省 2002、2005 和 2008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丧偶对老年人居住方式有显著影响,丧偶的老年人更可能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女性丧偶后更倾向选择与子女同住。

上述研究对 2000 年以来老年人居住方式的认识有一定差异,一种观点认为老年人与子女共同生活仍占主导,但独居呈现增长势头;另一种观点认为城乡有别,其中城市出现老年人与子女同居和单独居住并存的局面。已有研究的共识是,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健康和婚姻状况等是影响其居住方式的重要因素。上述多数研究未将老年人与已婚子女还是未婚子女同住分别考察。本文力求从家庭形态上认识老年人居住方式的最新表现,并进行城乡比较,以便揭示当代老年人的居住特征。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数据为基础,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方式为考察对象。为了对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变动有所认识,本文还使用了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数据等资料。

二、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及其变动

(一) 老年人所居家庭类型总体状况

1. 老年人所居基本家庭类型及变动

表 1 数据显示,2010 年约 50%的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超过 1/3 的老年人在核心家庭生活;还有部分老年人单人独居,三者合计为 98.18%。这些家庭是老年人目前主要的生存载体。与前 3 次人口普查相比,2010 年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第一次降至 50%以下,其中 2010 年较 2000 年减少 11.08%,降幅最大(2000 年较 1990 年减少 5.02%)。应该说

表 1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所生活的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年 份			
	2010	2000	1990	1982
核心家庭	35.87	33.16	29.13	27.05
夫妇核心	29.28	23.82	17.03	13.51
标准核心	3.65	5.06	6.65	6.98
单亲核心	2.19	3.24	3.81	4.57
扩大核心	0.75	1.04	1.64	1.98
直系家庭	49.85	56.06	59.02	58.58
过渡直系	2.10	1.27	1.10	1.45
三代及以上直系	35.25	44.29	50.67	49.76
二代直系	6.88	5.24	3.65	3.53
隔代直系	5.62	5.26	3.60	3.85
复合家庭	0.79	0.84	1.63	1.37
单人户	12.46	9.61	9.88	12.44
残缺家庭	0.17	0.13	0.26	0.32
其他	0.86	0.22	0.08	0.24
与子女同住	51.69	60.91	68.96	69.40
与已婚子女同住	45.47	51.98	57.13	56.16
与未婚子女同住	6.22	8.93	11.83	13.24

注：(1)2010 年数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数据整理得到；1982、1990 和 2000 年数据由笔者根据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库、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库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数据库整理加工。以下各表资料来源除特别注明外均同此。(2)表中的“核心家庭”指由夫妇二人组成，或夫妇(或夫妇一方)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直系家庭”为夫妇(或夫妇一方)和一个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复合家庭”为夫妇(或夫妇一方)与两个及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残缺家庭”是指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标准核心”为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亲核心”为夫妇一方(因一方不在户内或丧偶、离异等)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扩大核心”为夫妇与未婚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过渡核心家庭”为夫妇与初婚子女(媳婿不在户内)组成的家庭。(3)本表为突出老年人与已婚子女的居住关系，故将“过渡核心家庭”转置于“直系家庭”之下。

比 2000 年下降 20.41%。1982 年以来，二代直系家庭持续增加，隔代家庭和过渡直系家庭 1990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即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已不占多数。核心家庭老年人所占比例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其中 2010 年比 2000 年提高 8.17%。1982 年以来，老年单人户并非逐渐增长，1982～2000 年为下降，2000～2010 年增长 29.66%。就家庭总体构成来看，在 2010 年及之前的 3 次人口普查中，老年人在直系家庭、核心家庭和单人户三类家庭中生活的比例均超过 98%，表明近 30 年来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家庭类型基本相似。差异在于其内部发生升降变化。如果将直系家庭视为较复杂家庭，核心家庭和单人户为简单形态，那么 2010 年这两类家庭处于基本持平的状态。

2. 老年人所居二级家庭类型及变动

表 1 数据显示，2010 年多数老年人生活在夫妇核心家庭、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和单人户这三类家庭中，占 76.99%。从变动趋势看，1982 年以来老年人所生活的夫妇核心家庭表现为逐渐增长，其中 2010 年比 2000 年提高 22.92%，其他几类核心家庭则逐渐减少。可见，老年核心家庭比例的增大主要由夫妇家庭所推动。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 4 次人口普查，夫妇家庭在核心家庭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49.94%、58.46%、71.83%和 81.63%。老年夫妇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凸显。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1982 和 1990 年基本上维持在 50%的水平，之后则明显下降，其中 2000 年比 1990 年减少 12.59%，2010 年

年后表现为增长。这表明,尽管直系家庭中多数二级家庭 1990 年后呈现出上升之势,但作为其主体的三代直系家庭大幅下降,带动直系家庭降低。2010 年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合计超过 40%,较 1982 年提高 60.85%,比 2000 年增长 24.86%。在直系家庭中,完整的多婚姻单位家庭为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和二代直系家庭,2010 年这两类家庭所占比例为 42.13%。就全国来看,2010 年老年人单独居住和与已婚子女同住的构成基本相当。

若将老年人居住方式分别与已婚子女、未婚子女和子女(不分已婚、未婚)重新组合,其中与已婚子女同住(包括二代、三代以上直系家庭、过渡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和部分四代隔代家庭)的比例 2010 年为 45.47%,比 1982、2000 年分别减少 19.03%、12.52%。老年人与子女(不分已婚、未婚)共同生活的比例 2010 年刚过半数,比 1982 和 2000 年分别减少 25.51%和 15.14%。

可见,当代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与已婚子女同居共爨为主,变为 2010 年的与子女,特别是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和单独生活并存。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年父母与子代各自形成小生活单位意识增强的表现,可谓“现代”趋向。当然,这种行为和意识是老年亲代和中青年子代双方所具有的,特别是已成家的青年、中年子代独立生活愿望较强,亲代理解子代的要求,并适应了与传统时期老年人不同的居住方式。而住房条件的改善也为亲子独居提供了可能。在转型社会中,子代离开父母于异地就业、成家者增多;身边无子女老年人比例扩大,一些老年人失去了组成直系家庭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应看到,当代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又有代际互助为表现的“传统”形式的保留,即亲代与已婚子代同居比例尽管缩小,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应该是社会转型初期的一种特征。

(二) 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的城乡差异

目前,在城市,特别是户口性质为非农业的老年人多数以离退休金为基本生活来源;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则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家庭成员仍是失去劳动能力老年人生活费用的主要供给者。这意味着城乡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有制度性差异。另外,相对于城市,传统习俗在农村保留得更多。例如,一些地方有多子的父母,年老后要与其中一个儿子共同生活;独子婚后则往往与父母保持同居共爨格局。城市作为“五方杂处”之地和移民、流动人口聚集所形成的社会,亲代和成年子代分爨和独立生活的观念较强。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两种不同的生存和制度环境会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市”数据更能揭示城市制度环境下老年人的生存特征,“县”数据则对乡村制度环境下老年人的居住状态说明意义更强(见表 2)。

1. 老年人在不同类型家庭生活状况及其变动

根据表 2,2010 年市、县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相同之处是,均以在直系家庭生活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核心家庭和单人户;差异表现为农村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超过 50%,较城市高 7.36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夫妇核心家庭居第一位,老年人占比超过 1/3(农村为 1/4 强);农村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比例最高。城市老年夫妇独居特征更突出,农村老年人在多代直系家庭养老的做法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单人户基本一致。若将夫妇核心家庭和单人户合计,城乡分别为 46.41%和 39.08%。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的比例城乡分别为 41.75%

表 2 城乡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所生活的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年 份							
	2010		2000		1990		1982	
	市	县	市	县	市	县	市	县
核心家庭	41.43	33.39	37.33	31.62	26.79	29.15	24.93	27.47
夫妇核心	34.27	26.63	28.51	21.73	17.47	16.41	12.77	13.58
直系家庭	44.84	52.20	51.07	58.18	59.81	59.41	60.07	58.49
过渡直系	3.39	1.54	2.62	0.79	3.60	0.73	3.94	0.91
三代以上直系	31.07	37.11	38.35	46.76	42.61	52.38	45.05	50.97
二代直系	6.37	6.88	4.40	5.52	5.00	3.43	4.30	3.39
隔代直系	4.01	6.46	5.71	5.11	8.60	2.88	6.77	3.22
复合家庭	0.74	0.80	1.20	0.67	3.95	1.29	2.37	1.17
单人户	12.14	12.45	9.91	9.28	8.76	9.88	11.86	12.33
残缺家庭	0.07	0.21	0.08	0.12	0.47	0.23	0.56	0.28
其他	0.78	0.95	0.41	0.13	0.23	0.05	0.21	0.25
与子女同住	48.42	53.58	54.97	63.72	64.09	70.41	67.24	70.13
与已婚子女同住	41.75	47.14	46.70	54.17	55.39	57.88	55.76	56.50
与未婚子女同住	6.67	6.44	8.27	9.55	8.70	12.53	11.48	13.63

和 47.14%。可见,城市单独生活老年人超过与已婚子女共居比例;农村虽以与已婚子女同居为主,但老年人独立生活也成为重要居住方式。另外,2010 年老年人与子女(包括已婚和未婚子女)同住比例仍为最高,不过在城市已不占多数。而与老年人同住的未婚子女,多数需要父母帮其料理日常生活,并非履行赡养和照料老年父母之责。

2010 年,城市发生了直系家庭跌破 50%的转折,农村直系家庭构成尽管降低,但其占多数的地位得到维持。城乡之间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变动的趋向相同,特别表现为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递减、夫妇核心家庭递增上。城乡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2010 年比 1982 年分别降低 31.03%和 27.19%,比 2000 年减少 18.98%和 20.64%。夫妇核心家庭 2010 年城乡分别比 1982 年上升 168.36%和 96.10%,比 2000 年提高 20.20%和 22.55%。城乡夫妇核心家庭构成 1982 年和 1990 年差异较小,2000 年之后差异扩大,主要表现为城市高于农村。农村二代直系家庭自 1982 年以来表现为逐渐增长;城市则有波动,2010 年达到最高水平。农村隔代家庭 1990 年后为增长,2010 年提高 124.31%;城市同期则为降低,2010 年比 1990 年减少 53.37%。农村老年人在隔代家庭生活比例增长主要是子代夫妇出外务工增多,他们承担起对孙辈的照料责任。城市老年隔代家庭在 1990 年处于 8.60%的高水平,也与祖辈担负着对孙辈子女的照料有关,如因下乡、支边等原因在外地定居的子代,将其学龄子女送到居住于大中城市的父母身边接受较好的中小学教育等,2000 年后这种现象逐渐减少。2000 年后,这种居制降低的原因,一是需要从外地来“借读”的孙辈子女多已成人;二是城市内新一代孙辈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对其教育更为重视,接送上学或在学校周边租房者增多,采取亲子

分居、祖孙同居的做法有所减少。

三、老年人个人特征、生活来源与居住家庭类型的关系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当代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受到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影响,这是将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后的认识。笔者认为,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与其自身状况和生存资料来源有关。自身状况可从多个角度去认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生育子女数量、身体状况等影响着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选择。生存资料来源在现阶段则有城乡之别。由于人口普查数据中信息所限,这里主要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生活费用来源等方面进行观察。

(一) 不同年龄组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和健康水平的改善,老年人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本文将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分为 3 个年龄组:65~69 岁低龄老人、70~79 岁中龄老人和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进而对其居住家庭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对多数低龄老年人来说,虽然他们已从主要劳动领域退出(农村低龄老年男性仍在从事耕作等劳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 65~69 岁男性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者占 59.49%,女性占 38.79%,城市分别为 10.21%和 3.86%^①),但生活自理能力较高,多数人不必依赖他人照料,甚至可以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照料孙子女等)。从理论上讲,这一年龄组老年人自己选择居住方式的能力较强,独居比例较大。中龄老年人中有自理能力者仍占较大比例,大多具备独立生活的身体条件。高龄老人需他人照料的比​​例增大。这些差异将在不同年龄组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上表现出来(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2010 年,城市 65~69 岁和 70~79 岁组老年人以在核心家庭生活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夫妇核心家庭是所有二级家庭中比例最高的。80 岁以上组则以在直系家庭生活比例最大(却不占多数),其中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比例接近 1/3。农村 3 个年龄组老年人均以在直系家庭生活比例最大,80 岁以上者中直系家庭约占 60%;二级类型家庭则以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所占比例最高,年龄大的老年人对子女照料依赖程度增大。城乡二代直系家庭中 80 岁以上组老年人显著高于中龄和低龄组,这也是子代对老年亲代养老责任增大的一种表现。不过城乡老年人在单人户生活的比例也随年龄增大而提高,城市 80 岁及以上组高龄老年人中近 1/5 独自生活,农村也有 17%。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丧偶增多,单独生活的比例会增加。若低龄老年人中夫妇家庭或“空巢”份额较大,中龄和高龄阶段丧偶后单独居住的可能性也会较高,城市尤其如此。因为城市单独居住的夫妇有一部分身边没有子女,有的则形成单独生活的偏好,丧偶之后与子女长期同住的可能性虽然有,但只会是其中少部分人的行为。现阶段有多个子女的农村老年人丧偶后可能采取“轮养”方

^① 见《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表 8-7c 全国分年龄、性别、主要生活来源的 45 岁及以上人口(乡村);8-7a 全国分年龄、性别、主要生活来源的 45 岁及以上人口(城市)。

表 3 2010 年不同年龄组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比较 %

家庭类型	市			县		
	65~69 岁	70~79 岁	80 岁及以上	65~69 岁	70~79 岁	80 岁及以上
核心家庭	49.81	46.24	30.80	41.66	35.23	20.97
夫妇核心	37.31	36.43	21.96	31.67	27.49	14.53
直系家庭	41.01	39.21	48.88	47.48	49.70	59.42
过渡直系	3.95	3.13	3.03	2.17	1.34	0.82
三代以上直系	32.60	29.65	32.18	35.56	37.21	39.88
二代直系	4.47	5.73	12.00	4.45	6.39	14.12
隔代直系	3.94	3.83	4.69	7.48	6.10	5.42
复合家庭	0.88	1.38	0.60	0.88	1.19	1.71
单人户	7.67	12.97	18.52	9.08	13.29	16.81
与子女同住	50.11	45.49	52.66	50.54	51.73	61.07
与已婚子女同住	41.99	39.27	47.51	43.16	45.59	55.69

注：表中省略了所占比例低的“残缺家庭”和“其他”数据，下同。

式，由此形成“虚拟”的直系家庭。

进一步看，城市老年人单独生活比例(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合计)65~69 岁组约占 45%，70~79 岁组接近 50%。这两个年龄组老年人独居比例明显高于与已婚子女同居类型。80 岁及以上组，与已婚子女同居比例升至第一位，单独居住者仍超过 40%。农村 65 岁组低龄老年人独居和与已婚子女同居均在 40%以上，70~79 岁组与已婚子女同居占第一位，80 岁及以上组与已婚子女同居超过 50%。城乡高龄老年人均以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比例为最高。可见，城市低龄和中龄老年人独居超过与已婚子女同居者，农村低龄老人独居也处于高位。只有在 80 岁及以上高龄阶段，与已婚子女同住才成为农村多数老年人的行为，但独居比例并不低。

(二) 不同性别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

尽管城市劳动年龄女性就业已较普遍，农村女性劳动年龄段也多参与有收入的劳动，但各年龄组成年男女在家务承担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男性的家务参与率和料理能力整体上要少于或弱于女性。当代虽然有所改变，但对目前的老年人来说并无根本转变，农村尤其如此。另外，现阶段城乡老年男性的经济支配能力相对高于女性，对子女的赡养依赖低于女性。由此可以认为，在居家养老者中，男性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应低于女性，他们更倾向于在夫妇家庭等小家庭中生活；同时其丧偶后单人生活的比例也会低于女性。

从表 4 可以看出，2010 年，城乡分性别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有基本相似的构成：男性在核心家庭居住比例高于女性，城乡分别高 37.63%和 33.24%；直系家庭则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城乡分别高 16.03%和 16.42%；单人户均为女性高于男性，城乡分别高 77.29%和 15.64%，城市女性单人居住比农村更为突出。进一步看，男性在夫妇家庭生活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女性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和单人户两类家庭中高于男性。

（三）不同婚姻状态老年人的居住方式

婚姻状况是老年人居住家庭识别和分类的重要条件之一。2010 年城乡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主要为有配偶和丧偶两类,城市分别为 69.15%和 29.39%,农村为 60.92%和 36.45%,老年人离婚比例城乡均在 1%之下,未婚者城市只有 0.58%,农村为 2.12%。根据表 5,2010 年城乡有配偶老年人多生活在夫妇家庭中,其中城市这一比例接近 50%,明显高于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城乡丧偶老年人以直系家庭为第一位,其次是单人户,还有一定比例居住于核心家庭(与未婚子女组成单亲等形式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丧偶老年人中单人居住比例超过 1/3;农村低于城市,为 1/4 强。未婚老年人以单独生活为主,缺少子代关系资源是形成这种居制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一部分居于直系家庭之中,对此本文的解释是:(1)他们虽然未婚,却收养了子女,养子女长大且婚后与其共同生活;(2)与兄弟及其已婚子女(或未婚者的侄子女)一起生活;(3)未婚者的父母(或一方)尚健在,与其共同生活。实际上,有配偶老年人夫妇二人独居以低龄和中龄老人为主,丧

表 4 2010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的性别差异 %

家庭类型	市		县	
	男	女	男	女
核心家庭	48.39	35.16	38.36	28.79
夫妇核心	40.52	28.64	31.16	22.44
标准核心	5.84	3.20	4.55	2.60
直系家庭	41.35	47.98	48.10	56.00
过渡直系	3.72	3.09	1.82	1.28
三代及以上直系	28.50	33.38	34.31	39.70
二代直系	5.30	7.35	5.60	8.47
隔代直系	3.84	4.16	6.37	6.54
复合家庭	0.83	0.67	0.85	0.76
单人户	8.63	15.30	11.51	13.31
与已婚子女同住	38.45	44.73	42.98	50.99

表 5 2010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婚姻状况与居住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	市				县			
	未婚	有配偶	离婚	丧偶	未婚	有配偶	离婚	丧偶
核心家庭	13.29	57.19	11.03	5.87	12.17	50.29	7.65	6.76
夫妇核心	0.00	49.54	0.00	0.00	0.00	43.71	0.00	0.00
标准核心	0.00	6.43	0.00	0.00	0.00	5.78	0.00	0.00
直系家庭	20.81	39.43	43.73	58.05	19.54	46.48	49.29	63.71
过渡直系	1.16	3.68	4.94	2.69	1.25	1.97	2.27	0.83
三代及以上直系	15.03	27.11	29.66	40.71	14.88	32.63	34.28	45.94
二代直系	2.31	4.53	5.70	10.81	1.74	5.00	8.22	10.90
隔代直系	2.31	4.11	3.42	3.84	1.67	6.88	4.53	6.05
复合家庭	0.00	0.77	0.38	0.72	0.49	0.85	0.00	0.76
单人户	58.38	2.14	41.44	33.85	58.97	1.83	39.38	27.09
残缺家庭	4.05	0.03	0.76	0.06	5.70	0.02	1.70	0.19
其他	3.47	0.45	2.66	1.45	3.13	0.54	1.98	1.49
与已婚子女同住*		36.09	40.68	54.93		40.45	44.77	58.43

注:* 受数据限制,部分四代隔代直系家庭中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同住样本未包括在内,其比例很小。下表同此。

偶者则以中高龄老年人为主。有配偶老年人相对年轻,生活自理能力强,独居多为主动选择;丧偶者中以中高龄老年人为主体,依赖子女照料的程度提高,故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增大。

(四) 城乡不同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

就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而言,生活自理能力对其选择独居还是与子女居住有较大作用。在居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 4 个层级中,健康和基本健康者有较大的居住方式选择余地;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不能自理者,依赖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照料者将增多,由此居住方式表现出差异。

表 6 2010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与居住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市				县			
	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生活不能自理	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生活不能自理
核心家庭	43.02	41.40	37.59	33.22	37.67	33.30	28.82	25.46
夫妇核心	35.86	34.45	29.84	24.83	30.82	26.67	22.21	17.49
直系家庭	45.73	43.65	43.86	52.53	50.26	52.54	52.88	59.73
过渡直系	3.63	3.31	2.61	3.64	1.84	1.57	1.19	0.77
三代及以上直系	32.52	29.80	29.65	33.55	35.48	37.54	37.78	41.54
二代直系	5.44	6.58	7.91	11.26	5.83	6.89	8.36	11.99
隔代直系	4.14	3.96	3.69	4.08	7.11	6.54	5.55	5.43
复合家庭	0.74	0.77	0.63	0.88	0.97	0.75	0.64	0.94
单人户	9.76	13.36	17.04	11.04	10.22	12.33	16.00	12.29
其他	0.71	0.73	0.85	2.21	0.67	0.91	1.38	1.27
与已婚子女同住	42.33	40.46	40.80	49.33	44.12	46.75	47.97	55.24

注:表中省略了残缺家庭。

根据“六普”长表数据,老年人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比例城乡分别为 10.65%和 21.51%;生活不能自理者分别为 3.04%和 4.40%。而 80 岁以上年龄组中,生活不能自理者达到 10.46%。

表 6 显示,城市健康、基本健康和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三类老年人均为独居比例最大,且三者之间差异较小。生活不能自理者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最大,独居超过 1/3。农村不同健康水平老年人均以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最大,其中不能自理者与已婚子女同住的比例超过半数。城市生活不能自理者中约 70%居住在夫妇核心家庭,意味着他们以有配偶者为主。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夫妇独居,并非两人都丧失自理能力。如丈夫失能后可依赖妻子照料,从而摆脱对子女照料的依赖。农村生活不能自理且单独生活的老年人中也有 58.73%为夫妇核心家庭。若夫妇一方失能且只有夫妇二人共同生活,能自理的一方所承担的照料责任是比较沉重的。

城乡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中,单人独居比例均超过 10%。城市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若经济条件较好,或可通过雇人照料度日。从居住形式看,城市失能老年人在“其他”类家庭生活的比例相对较高,或许这是与没有亲属关系的照料人员组成的生活单位。但据此仍不能解释 1/10 以上失能老年人日常生活由何人照料和协助。这至少从形式上表明,一部分生

活不能自理而单独居住的老年人并非通过雇人或与子女同住解决日常照料问题,意味着他们并没有从亲属和非亲属关系中获得规范或稳定的照料支持。

（五）不同养老保障制度环境下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比较

中国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很大程度上受养老保障方式或制度的影响。根据“六普”长表数据,城市老年人生活费用来源以依靠离退休金的比例最高,占 66.88%;其次为依靠家庭成员供养,占 24.67%;依靠劳动收入占 3.35%;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占 2.75%。农村依靠家庭成员供养比例最高,占 59.31%;依靠劳动收入占 28.26%;依靠离退休金占 3.93%;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占 5.35%。城乡靠财产性收入为生的老年人不足 1%。

表 7 数据显示,城乡有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的老年人在夫妇核心家庭生活的比例最大,其次为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这表明,有自我赡养能力的老年人独居意识更强。依靠家庭成员供养的老年人,城乡均以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居住比例最高。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费用的家庭成员有多种(配偶、子女等),但子女应为主体。无论城乡,这类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均超过 50%。该居制形成的原因在于,依靠子女供养的老年人中、高龄者比例

表 7 2010 年不同生活费用来源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的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劳动收入	离退休金养老金	最低生活保障金	财产性收入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其他
市						
核心家庭	46.45	46.43	34.23	42.10	28.14	38.80
夫妇核心	35.24	38.51	26.04	35.79	23.63	32.55
直系家庭	37.93	40.92	34.35	43.67	58.30	35.08
过渡直系	2.20	3.98	2.32	1.58	2.26	1.36
三代及以上直系	28.73	27.19	22.74	28.94	43.30	24.95
二代直系	4.40	5.78	6.11	7.89	8.40	4.29
隔代直系	2.60	3.97	3.18	5.26	4.34	4.48
复合家庭	1.80	0.58	0.98	2.63	0.97	0.78
单人户	11.41	11.27	29.58	10.53	11.83	24.37
与已婚子女同住	37.13	37.53	32.15	41.04	54.93	31.38
县						
核心家庭	43.89	47.68	35.69	52.46	26.54	44.96
夫妇核心	34.93	43.19	24.81	43.44	20.97	39.90
直系家庭	45.24	38.82	27.91	29.51	59.82	24.09
过渡直系	2.46	1.83	1.10	2.46	1.14	0.75
三代及以上直系	30.68	26.03	18.22	18.03	43.51	17.30
二代直系	4.30	6.32	5.08	6.56	8.83	2.46
隔代直系	7.80	4.64	3.51	2.46	6.34	3.58
复合家庭	0.92	0.66	0.22	0.00	0.83	0.37
单人户	9.18	11.98	33.67	16.39	11.56	29.01
与已婚子女同住	38.36	34.84	24.62	27.05	54.31	20.88

大,其在劳动年龄阶段多没有参加正式工作(特别是女性),年老后享受离退休金的比例相对较低(城市尤其如此)。他们不仅缺少经济自养能力,而且生活自理能力较低,由此对子女赡养形成“刚性”依赖。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形,如在农村,靠子女供养的老年人尚有操持家务能力,通过与子女同住,帮助其料理家务,形成“供养”和“家务料理”的交换关系或互助关系。由此,老年人虽被子女“供养”,并非靠其“照料”,甚至他们反过来照顾子女和孙子女。

依赖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老年人在单人户中所占比例最高。这些老年人中丧偶者居多,也有少数未婚者。他们缺少可以提供生活费用的亲缘关系成员(有的虽有近亲,但他们或许也在经济困难之列),只能依靠政府资助。可见,尽管城乡生存环境和条件不同,但生活费用来源对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的导向却基本相同。这显示出经济条件或支配资源的能力在目前老年人居住方式上的作用,自我赡养能力越高的老年人独居倾向越强,依赖家庭成员赡养者在多婚姻单位家庭生活的比例高。

四、老龄化水平提高对家庭总体结构的影响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增大,家庭结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老年人整体上偏向与子女,特别是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时,将会促使直系家庭上升;当老年人独居普遍化后,将会使家庭更趋向小型化。

(一) 全国城乡家庭总体结构

表 8 显示,与 2000 年比较,市直系家庭降低 6.03%,县增长 14.86%。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市减少 10.35%,县提高 6.97%。核心家庭市、县均为减少,分别降低 8.56%和 13.96%,但夫妇核心家庭市、县均为增加,分别提高 31.19%和 47.27%。单人户也表现为增加,分别提升 64.07%和 56.78%。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合计较 2000 年增长 44.11%和 51.06%。可以说,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老年人口增加的背景下,城市并没有出现较复杂家庭增大的状况,反而夫妇家庭、单人户等简单家庭增幅更明显;农村则有两种不同的趋向。

表 8 全国城乡二级家庭结构及与 2000 年比较 %

家庭类型	2010 年		2000 年	
	市	县	市	县
核心家庭	65.30	57.02	71.41	66.27
夫妇核心	21.03	16.73	16.03	11.36
标准核心	35.32	30.92	46.65	46.48
单亲核心	5.25	6.28	5.16	6.57
扩大核心	1.83	1.08	2.17	1.30
过渡核心	1.87	2.01	1.43	0.57
直系家庭	15.28	28.52	16.26	24.83
三代及以上直系	11.52	21.17	12.85	19.79
二代直系	2.50	3.46	1.85	2.63
隔代直系	1.26	3.89	1.56	2.41
复合家庭	0.40	0.67	0.69	0.50
单人户	17.03	11.79	10.38	7.52
残缺家庭	0.72	1.18	0.71	0.74
其他	1.28	0.81	0.52	0.13

注:这里将前面的“过渡直系家庭”变更为“过渡核心家庭”,作为核心家庭的一个类别。

家庭市减少 10.35%,县提高 6.97%。核心家庭市、县均为减少,分别降低 8.56%和 13.96%,但夫妇核心家庭市、县均为增加,分别提高 31.19%和 47.27%。单人户也表现为增加,分别提升 64.07%和 56.78%。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合计较 2000 年增长 44.11%和 51.06%。可以说,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老年人口增加的背景下,城市并没有出现较复杂家庭增大的状况,反而夫妇家庭、单人户等简单家庭增幅更明显;农村则有两种不同的趋向。

(二) 城乡老龄化水平提高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从表 9 可以看出,2010 年城乡有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分别较 2000 年降低 10.08%和 10.01%。城乡二代直系家庭中的老年人比例较

2000 年升高,分别增长 8.47% 和 22.32%。与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一样,隔代直系家庭中老年人构成也表现为缩减,分别降低 12.49% 和 3.95%。高龄祖辈单独照料未成年孙辈的作用有所弱化,低龄老年或 50 岁左右的祖辈在隔代家庭中的作用增强。

表 9 主要家庭类型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					%
市县别	夫妇核心 家庭	三代及以上 直系家庭	二代直系 家庭	隔代直系 家庭	单人户
2010 年					
市	22.39	50.23	48.30	55.08	17.19
县	32.41	48.93	57.60	44.20	37.14
2000 年					
市	24.61	55.86	44.53	62.94	21.91
县	31.52	54.37	47.09	46.02	34.09

一般来说,从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溢出”的老年人有可能单独生活。依据表 9,夫妇家庭 2010 年与 2000 年相比,农村略微增长,为 2.82%;城市则降低 9.02%。农村单人户增长,提高 8.95%;城市降低 21.54%。表明农村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减少的老年人有可能进入夫妇或单人户中,城市则不一定。笔者认为,夫妇家庭和单人户中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组成员的构成及变动具有较强的对应关系。当中青年夫妇家庭户或青年单人户大幅度增长时,即使老年夫妇家庭和单人户数量较以往有所增加,其所占比例也不会提升。2000 年以来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因子女长大出外上学和就业而进入“空巢”状态的数量迅速扩张;青年人由于购买商品住房,单人立户的机会增大,这使他们在夫妇家庭和单人户中的比例增大。老年人在两类小家庭中的构成相对缩小,但老年人对这些小家庭扩大的支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农村,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没有成为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提升的推动力量,反而是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家庭增长的重要基础。城市老年人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也在降低,但由于中年夫妇“空巢”家庭大幅度增加,青年人单独立户上升,压缩了老年人在这些小家庭的构成比例,不过其独居生活的总量在增长。

五、结语与讨论

(一) 基本结论

与 2000 年及之前相比,201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第一次降至 50% 以下,但农村直系家庭生活的老年人仍超过 50%。老年夫妇家庭是核心家庭的主体,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为直系家庭的主体。

2010 年城乡老年人独居比例增大。其中城市独居比例高于与已婚子女同居居住类型,农村则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当代城乡老年人“传统”和“现代”居制交织的表现。但无论城乡,老年人独居均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随着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逐渐进入老年状态,农村老年人的成年子女进城务工增多,城乡老年人独居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当代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进入前所未有的转变阶段。

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受其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生活自理能力等因素影响。城市低龄和中龄老年人独居比例明显高于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80 岁以上老年人单独生活比例也超过 40%。农村低龄和中龄老年人独居比例在 40% 以上,比与已婚子女同居比例稍低;只是高龄

组独居比例降至31%。就性别差异而言,老年女性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和单人户中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夫妇核心家庭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城市有配偶老年人约50%为夫妇二人生活,农村这一比例也高达43.71%。城乡丧偶老年人均以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生活比例较高,独居分别为33.85%和27.09%。城市健康、基本健康和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老年人以独居比例最高;生活不能自理者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最高,独居者也超过1/3。农村健康、基本健康和不健康老年人均以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最大。城乡不能自理的独居老年人多与配偶同居并由其承担起照料之责。单人户老年人中有10%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照料提供问题需要关注。

在当代,老年人居住家庭类型深受其经济条件或支配资源能力的影响。无论城乡,相同生活来源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和结构类型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基本表现是,自我赡养能力越高的老年人独居倾向越强,依赖家庭成员赡养者在多婚姻单位家庭生活的比例较高。

(二) 需要注意的问题

当老年人独居增多时,社会和家庭应努力弥补这一生存方式的“缺陷”。因此本文建议:(1)政府应加强针对独居老年人的公共服务建设。研究表明,城乡老年人以夫妇和单人独居比例明显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老年人生活自理或经济上自我赡养能力较强,不必依赖他人照料。就实际情况看,城乡老年人独居增多并不意味着子女未尽必要的义务,但与同居共爨相比,亲子分居状态下,老年人所需日常服务的适时性降低。一些老年人因亲子异地居住难以获得子代等亲属的实质性帮助。他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趋于增强和扩大。然而,目前城乡针对居家特别是独居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均不健全,从业人员有限且服务规范性较低。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关注的问题,否则老年人的生存质量难以维系或改善。(2)社会和家庭成员应注意缓解独居老人的孤寂情绪。不能忽视老年亲代与子代间经常性沟通对改善老年人生存状况的作用。有经济条件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独居使其得以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中度过晚年,但与之相伴随的是孤寂。亲子异地居住的家庭中这种状况更为突出。因而子代与亲代保持经常性联系,特别是节假日探视是重要的沟通方式。另外,与父母长期分居两地的子女间隔一定时间可将老年父母接来同住,这也是增强亲情、缓解老年亲代孤寂情绪和感受的一种方式。老年人所生活的城市社区和农村村落最好能定期组织针对老年群体的集体性文娱活动,使老年人走出家门,融入其中,避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这对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提高其生存质量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志刚(2008):《关于中国家庭户变化的探讨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2. 若林敬子、冯文猛(2010):《中国的老龄人口生活状况及社会保障——一个基于6省市实证调查的社会学研究》,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中国家庭研究》,第五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 焦开山(2013):《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其婚姻状况的关系分析》,《人口学刊》,第1期。
4. 王跃生(2012):《城乡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以2010年七省区调查数据为基础》,《开放时代》,第2期。

(责任编辑:朱 犁)